

古稀之寒

三軍總醫院 實習醫學生 詹博凱

這年冬天來的晚，一、二月的氣溫也驟降的令人直打哆嗦，而此時應是春節一家團圓的時候，醫院裡不論醫師或家屬都很積極，希望病人能趕在農曆年前回家，好好的與家人圍爐過年。然而疾病的發生往往令人措手不及，就像一般外科病房的阿伯一樣，對他而言，也許這是一個最難熬也最寒冷的嚴冬吧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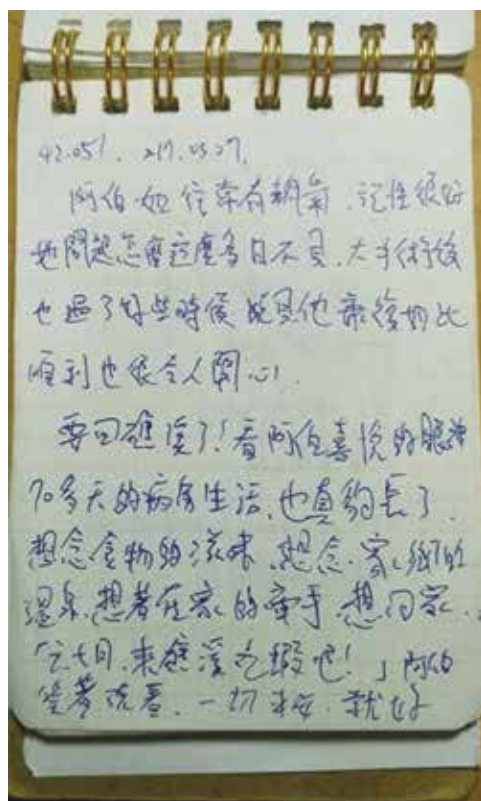
高齡72歲的阿伯，一月初由於連日黑便和腹痛而來急診求助，經過一系列檢查後，發現是在肝胰壺腹長出了腫瘤導致上腸胃道出血，幾經評估後決定接受惠普式手術(Whipple operation)治療。那是一個要耗費八個小時的大型手術，也意味在術後的恢復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，果不其然，術後阿伯歷經了反覆的感染和高燒，加上糖尿病與高血壓的病史，整體病情的控制上是相當困難，肺炎才控制下來又發現腹部有了很大的膿瘍，二月上旬抽吸並輔以抗生素治療後，到現在才真正比較穩定下來。

控制住感染後，這幾天阿伯吃流質食物的表現和腹水引流的狀況都有逐步的改善，只是吃的營養還是不夠多，身體顯得虛弱。看護大姊就說，有時阿伯躺不住就會要坐起來，但其實就連坐著也是十分吃力，常常一個沒力就東倒西歪，或是坐不久又嚷嚷累了要躺回去；有時帶阿伯去交誼廳看電視，但看一看就會見阿伯癱坐在輪椅上打起盹來。

坎坷的過程，除了阿伯本人很辛苦外，負責照顧他的人更是責任重大。然而幾次尾隨

老師查房或是自己傍晚探訪，都未見阿伯的家屬在旁，而是看護二十四小時在照顧著阿伯。「你不知道，他兒子都沒有來看過他，只有女兒常常在很晚十一點才來突襲」看護大姊小小聲地用氣音告訴我。

關於阿伯的事情，其實我都是從大姊口裡得知。阿伯有五個孩子，但她擔任看護的這些日子以來，三個兒子都沒有來看過，反而是四、五十歲的女兒會抽空來，這兩週阿伯可以開始嘗試流質食物，也是女兒帶稀飯來給阿伯，只是來的時候也不見得會進來病房，而是把看護大姊叫到樓下，匆匆交代後又匆匆離去。



「你們醫師一天只有來早上一次，其他時候都是我們在照顧……」側面從看護大姊口中才得知，原來阿伯私底下對待看護的態度十分不配合，與我所看到對待醫護人員十分客氣的模樣相去甚遠，甚至還口出惡言把上一個看護趕跑了，「結果他老婆來顧不到兩天，又請了我來，但他這個個性不改，換幾個都一樣」大姊悻悻然地說著。

我看著再次睡著的阿伯，其實幾分鐘前才醒著跟我對話打招呼，每次見他也都是和藹親切跟我們醫護人員說謝謝，實在無法想像他會如大姊所說的無理取鬧，也才更加了解看護的辛苦與辛酸。有時病人的狀態不好，又吐又拉，常常剛清理完又是搞得滿床汙穢，好幾個小時都沒有空坐下，「所以其實每個看護都會抽菸，壓力太大了，每天三餐都快快吃完然後到外頭抽根菸，不然怎紓壓？」大姊的眼神裡有些無奈，我似乎能想像她和其他看護一同在醫院的角落吞雲吐霧的模樣，對他們而言，只有那時能真正脫離窒息的工作，好好的「呼吸」一下救贖的空氣。

「你來的時候他就精神和心情都很好。」大姊這樣說著，並用著一種不知道是心疼還是憐憫的眼神看著熟睡的阿伯，其實大姊也做了近二十年的看護，有什麼樣的病人沒有照顧過？已屆古稀之年的阿伯，承受了如此龐大病痛與手術，他的內心裡也一定充滿了焦躁與不安，而在最脆弱的時候家人卻沒有常伴身旁。我突然也能慢慢了解為何他會對看護有那些情

緒與對待，而大姊也一定能理解，所以才像對待孩子般的耐心來照顧阿伯，人走到人生的最後，其實就像剛出世的孩子一樣都需要旁人的照顧，醫療能做的往往只是起頭，真正的照護與生活，還是要靠病人自己以及他周遭的人們。

我起身，輕輕掀開阿伯的被毯檢查引流球的腹水顏色和容量，然後再輕輕的將棉被蓋上，我能做的不多，但期許我的一點點關心也能像看護大姊的照顧一樣，陪伴阿伯走過對他來說格外孤寒難耐的這個漫長冬天。✚

